

YANG
LIAN



第一集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乌鲁木齐四季

杨 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YANG
LIAN



第一集

乌鲁木齐四季

杨 镰 著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鲁木齐四季.第1集/杨镰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7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ISBN 978-7-228-17612-0

I.①乌… II.①杨… III.①西域—新疆—研究 IV.①B84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671号

- ◎ 选题策划 罗 沛
宋江莉
- ◎ 责任编辑 罗 沛
宋江莉
- ◎ 封面设计 段 离
- ◎ 技术编辑 杨 爽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5.25印张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册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重返家园	001
塔里木河的故事	010
绿色的库鲁克塔格	018
吉木萨尔千佛洞之谜	034
北塔山的黎明	045
流放的诗人——纪晓岚	055
流放的诗人——王大枢	072
流放的诗人——洪亮吉	091
内陆亚洲的人和神——杨增新在新疆	105
礼敬天山	112
乌鲁木齐四季	122
神秘古城疏勒	146
疏勒城之谜	154
在丝绸古道阅读历史(上)	162
在丝绸古道阅读历史(下)	176

青春债	188
新疆人文地理关键词	195
探索天山走廊	206
西部环境启示录	223
重绘新疆古代文明分布的地图	
——与记者朱又可对话	233



重返家园

新疆塔里木东端的罗布荒原，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成为世界性流行话题。

20世纪70年代，“中亚地中海”——罗布泊彻底干涸，但它的“位置”与“游移”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纪之谜。发现于20世纪之初的楼兰古城，为这早已荒无人烟、甚至罕见绿色的丝路要道，平添了历史遗韵与神秘色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涉险勘测，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沿古道自罗布荒原进入河西，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的考察，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考察楼兰遗址、发现“土垠”……都是西域探险史的经典章节。彭加木的失踪与寻找，余纯顺的步行与殉难，家喻户晓。

那支在楼兰亡国十几世纪间，固守罗布泊水域从不离去的罗布人，是罗布文明与楼兰历史的见证。罗布人“失落的世界”——罗布泊故岸边的渔村阿不旦，则是解读区域人文地理的教科书。

第一集·乌鲁木齐四季

—

多年前，借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名著《我的探险生涯》（又名《亚洲腹地旅行记》），我“认识”了罗布荒原的主人罗布人，知道了有关罗布荒原“探险家的驿站”阿不旦渔村的往事，因此，罗布人与他们的首府阿不旦成为梦境从不改变的终点。

找到并探访罗布人的“伊甸园”——阿不旦，曾是我一次次在塔里木东端做探险旅行的目标之一。

1984年，我在新疆从事第一次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旅行。8月中旬，来到若羌县的米兰镇。本来我只是想看看著名的米兰古城（即《汉书》记载过的伊循）和发现过“带翼天使”壁画的米兰大寺。

在米兰镇无意中获悉，附近“民族连”居住着一些罗布人。这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已经近在阿不旦村的面前了。

斯文·赫定于1896年、1899—1901年几次来到亚洲腹地的罗布荒原，都得到了罗布人的尽力帮助。1896年，赫定受到这支定居罗布泊岸边家园的罗布人的首领、清廷册封的世袭五品伯克^①昆其康的接待。而近代首次向外界报道昆其康伯克其人和他的“封邑”阿不旦情况的，就是那个颇多成就，也颇受非议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地理学的大事——“罗布泊位置之争”中，昆其康伯克、阿不旦村，都成了“关键词”。1921年前后，因罗布泊北移，荒沙湮没绿洲，塔里木河的下流支流伊列克河断流，阿不旦无法居住，这支罗布人便迁居于米兰镇。

而渔村阿不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历来它就是罗布人的行政中心，也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探险家要在广袤的罗布荒原进出，必须以阿不旦为依托，只有在这儿，你才找得到合格的向导、驼夫，才雇得到骆驼马匹，才补充得上给养。然而在我看来，实际上它是中国西部人与环境关系的典型样本。

没有想到，从1921—1984年，六十年过去了，我仍能与阿不旦的

① 伯克，是清代在新疆塔里木地区设置的地方长官，一般由当地头人出任。



罗布人相逢在米兰镇，这使我抵达阿不旦考察的夙愿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米兰镇，是好客的孩子把我们引到了罗布老人库万家。

在库万·库都鲁克家度过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库万老人清癯枯瘦。他的双眼藏匿在深陷的眼窝中，但在回忆几十年前在渔村阿不旦生活的往事时，眼睛却不时放射出熠熠的光芒。和他交谈，我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他领着我在历史往事中遨游。

库万的记忆是与世纪初的渔猎生涯分不开的。当天晚上，他爽快地答应，明天将带领我返回如今已沦为沙漠的阿不旦村，凭吊逝去的美好时日。

当我站在阿不旦村村头时，真是激情难抑。

这是一片长二三百米、宽三四十米的濒河（阿不旦河，即伊列克河）废墟，已经被弃置了一个花甲的岁月。她曾是罗布人幼年的摇篮，童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她依傍的河湖水域曾蕴藏着数不清的谜，曾酝酿了难以一一表述的温馨缱绻的往事。历史只是偶感风寒，打了一个喷嚏，罗布泊就化作了天上的虹霓，飘散干净。在阿不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罗布人不懂——也没有人能对他们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沧海桑田的水陆幻化怎么就会强加在他们的头上！

库万告诉我，在阿不旦时，祖先讲的话能传到三天路程之外的地方。这是说，阿不旦兴盛时期，罗布人的天地相当宽广。

库万一一为我引见了村落的每一处遗址：

这是乡约（伯克）的官衙，这是我的家，这是毛拉家的羊圈，那——边就是独木舟停靠的码头。这是红柳做的针，这是罗布麻织的渔网……

望着这为流沙湮没的“庞培”，时序在倒流，岁月在向起点狂奔，景物在替换，感觉在苏醒……一支探险队即将走上村旁的古道，而我和库万就站在路边，等待会晤迟到的探险家。我们一同在为河水日益干涸，植被成片死去，风沙每日肆虐，而忧心忡忡。

1984年夏末，我在米兰见到的罗布人（特指世纪初曾生活在阿不旦村的罗布人），除了库万，还有热合曼·阿布拉、塔依尔、艾买提。那时据说在米兰镇，当年阿不旦的村民还有十个左右。塔依尔是

罗布人中的长者，艾买提则是昆其康伯克的直系后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库万，还有热合曼老人。

热合曼是“世纪同龄人”。他思路敏捷，记忆清晰。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罗布人一个世纪间在环境恶化的负重下退出罗布荒原的见证，是将最后的罗布人离开阿不旦的经历记录在史册上的人。

1984年的8月，我只在米兰镇住了三天。这短短的三天，调整了我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看法，最终使我将视野集中到人与环境关系这个宏大的课题上来。而这一切都萌生于阿不旦村的村头，确认于从米兰往返阿不旦村的途中。

二

从1984年开始，我就像寻找地平线上的绿洲的“游方僧”，在塔里木的古老村落和穷乡僻壤云游。1986年、1992年，我都去过米兰镇，并看望了罗布老人库万与热合曼。在这期间，我对罗布人和阿不旦的了解越来越充实。

1876年11月，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乘船沿塔里木河下游紊乱的河道，前往罗布泊。他的船队路经了一个个从不为外人所知的罗布人渔村，它们都归驻在阿不旦的伯克昆其康统辖。普氏在探险记和书信中，记下了对阿不旦的观感：

阿不旦是固守旧俗的避秦桃源。这里的罗布人不知道目前谁主宰着新疆，也不关心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事情。他们世代代死守罗布泊水域，过着寂寞但平和的日子，由于极度的闭塞，而且与塔里木社会脱节，使阿不旦成为塔里木东端的历史博物馆。

阿不旦罗布人的生活用品都取自身边。这里芦苇有八米高，直径四五公分，他们用芦苇盖房、取暖、架桥、铺路，芦花可以充填衣被，可以熬成浓浆代替食糖……他们的衣着是由当地的野麻（后来被称为“罗布麻”）织成，主食有吃不完的鱼，再加上水禽。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不旦，这就是



罗布人的一切。

二十年后——1896年，斯文·赫定也乘独木舟抵达了罗布人的“首府”阿不旦。《穿过亚洲》一书有关阿不旦的段落，是全书重要内容。

……当独木舟靠拢了阿不旦的码头时，凭普尔热瓦爾斯基书中的一幅插图，赫定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当时昆其康已经八十六岁，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赫定将昆其康称作“旭日之王”，他就下榻在昆其康家中。昆其康告诉赫定，如今的阿不旦是他的祖父建立于一百八十年前（公元1720年前后）。

赫定记录了阿不旦生活场景。

罗布人每家有一个或几个“恰普干”，所谓“恰普干”，就是专门为了捕鱼，由人工修整的水道。每家的恰普干，就是罗布人事实上的“私人领地”。据赫定观察，阿不旦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世居罗布泊畔的罗布人在远离尘嚣的阿不旦，无视世事变迁，恪守着祖先旧俗。这当然与昆其康本人就住在阿不旦有关。

奇怪的是，以赫定这样敏锐、勤奋的观察家，竟未能见微知著，没有注意到伊列克河边的阿不旦村，已经处在生态危机之中，一种恶性循环，使阿不旦濒于环境崩溃的临界点。换句话说，这个表面繁荣兴盛的首府，正处在难以逆转的衰败过程。

1900年春天，赫定再次抵达罗布荒原。在作从北向南的探险时，他抵达了罗布泊的从未为外人知悉的北部荒原。这时他得知，昆其康伯克于1898年去世，伴随他的死，阿不旦被失去了权威的罗布人废弃了。向最终退出罗布荒原迈出了第一步的罗布人，将首府迁至西南一天路程之外的玉尔特恰普干地方。

罗布方言里，阿不旦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之意。在罗布荒原，罗布人总是将自己的首府叫“阿不旦”。这样，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就成了“老阿不旦”（“考纳阿不旦”）或“真正的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沿袭了阿不旦的名字，便是新阿不旦。

奇怪的是，罗布人首府的这个新旧变迁，竟长期不为外人所知。1996年以前，我也以为自己1984年到过的阿不旦，就是昆其康伯克的

老阿不旦。但事实上从1896年赫定去后，一百多年来外人再也没有到过罗布泊故岸边的老阿不旦。1900年的赫定、1907年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9年的日本释子橘瑞超……直到1981年的中国科学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1984年的我自己，所抵达的阿不旦，其实都不是老阿不旦——考纳阿不旦、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而是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

弄明白阿不旦的变迁，我颇感沮丧，但又激发了我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促成了我1997年、1998年两次寻找老阿不旦的探险考察。

三

1997年8月，在来米兰前，获悉库万·库都鲁克在当年7月去世于若羌县县城。罗布老人热合曼接待了我。这次就罗布人和阿不旦的历史，获得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要情况。遗憾的是，寻找老阿不旦的探险考察却失败了。我为《美文》杂志写了一篇纪实散文《失败者凯旋》，所谓“失败者凯旋”，是通过这次“失败”，辨识出前往老阿不旦的正确途径。

1998年10月，我又来到了罗布荒原。

1998年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不得不放弃老阿不旦的一百周年，也是罗布人迁居最后的聚居地新阿不旦一百周年。时隔一个世纪，将由谁亲手结系起突然中断的老阿不旦的历史呢？谁将是老阿不旦放弃百年后第一个来访者？

抱着这样的想法，1998年10月10日我抵达了米兰镇。

1998年10月11日清晨，热合曼领我们踏上前往老阿不旦的荒疏已久的路。热合曼出生在老阿不旦附近，老阿不旦被接替昆其康的新伯克放弃之后，成了热合曼的“私立幼儿园”。这次我们有“奔驰”沙漠车和先进的GPS（卫星定位仪），并掌握了前人测定的老阿不旦的经纬度。但我真正依靠的只是罗布人对故园刻骨铭心的记忆和与生俱来的方向感。斯文·赫定曾说，即便蒙上双眼，罗布人也可以凭直觉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方向，进出家园。在全无参照物的荒野上认路，是他们生存的本能。



沙漠车行走在沙包、碱滩之间。荒野一望无边，死寂难言。事实上我们一直沿罗布人退出罗布沙漠的路线，反向前进。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居住遗址，叫奥特开提干乌依，它的含义就是“火烧了房子的地方”。

1898年因地下水位上升、湖泊成为沼泽等因素而撤离老阿不旦的罗布人，曾定居在此。一次，为驱赶蚊蝇，点燃了芦苇，控制不住的火势将整个村子烧光，才又搬到新阿不旦。而“奥特开提干乌依”这个地名，就成了罗布人退出沙漠的“里程碑”。在奥特开提干乌依作了短暂停留，再踏上路途，环境恶劣多了，而且见不到任何参照物。当热合曼老人告诉我，他上一次来老阿不旦，是六十年之前时，大家不禁对他能否领我们抵达目的地持怀疑态度。热合曼仍然不紧不慢地指着路，而前方的沙包却越来越密集。

刚走出一个沙包密集区，同行者建议：“杨老师，还是依靠GPS吧。向西十几公里，再折向正北几公里，应该是老阿不旦了。”



罗布老人热合曼重返童年时代的家园——老阿不旦



话刚说完，热合曼沉稳地说：“喏，这就是老阿不旦村！”

如果不是热合曼提醒，我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就是那个繁盛兴盛一两百年的罗布区域的首府、昆其康家族的住地阿不旦村！原来那一个密集的沙包，就是压在孙悟空背上的五行山，每个沙包之下，都是罗布人的家园。而我以为是一段流沙阻塞的河道，则是阿不旦村中心的“广场”，那个如同河道的深坑，是百年来风的“杰作”。地面残存的死芦苇厚达几十公分，而瓷实的芦苇根丛几乎插不进一根筷子。据赫定记载，老阿不旦是罗布泊岸边唯一的一块干燥的高岗，而目前它快要发展成一个硕大无朋的沙山。

那一望无际的罗布泊水域在哪儿呢？那浓密无隙的芦苇、遮天蔽日的植被又生长在何方？是谁施加了法术使那近一人长的大头鱼，那出没在密林灌丛的马鹿，那携家带口的水禽，都消失干净？冥冥中的什么力量驱使那终日在村头享受秋阳的老人、孩子，那编织罗布麻的妇女，那与世无争的勤劳的罗布人，都弃家园于不顾，流落他方？

刮了一天的风停了。随之而来的是失聪般的寂静。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找到并抵达了老阿不旦，但我却为之背上了难以息肩的精神负重。

电视台摄像机“扫描”老阿不旦现状时，热合曼老人独自走向沙包密集处。我在村头漫步，热合曼老人手里拿着一把生了锈的古旧水果刀来到我身边。刀子有牛角柄，锈蚀相当厉害，但一看就是出自俄罗斯的老器物。热合曼望着沙包下的人家，说：这是“海定图拉”（“赫定老爷”。这是罗布人对斯文·赫定的称呼）送给昆其康伯克的，我小时候捡拾了它，藏在自己的茅屋里，刚刚找出来。

我与热合曼老人并肩走过一个个沙包——一处处罗布人的宅院。老人沉默无语，但他的表情把心事传达给了我。

作为一百年来老阿不旦村第一个外来人、探访者，是历史的机运赋予了我重访阿不旦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已经成为赫定的后继人，成了昆其康伯克期待已久的贵宾。

返程分外沉闷漫长。我们在热合曼的带领下，依罗布人退出罗布荒原的路线，一一探访了夏卡勒、库姆恰普干、吐逊恰普干、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等罗布人“遗留”在荒野的村落，当然，如今它



们久已为无人的沙海淹没。

路上，我想起库万对我讲过的罗布人的传说：

烟波浩渺的罗布泊，有许多一人长的“鱼王”，每逢春风吹遍荒野，它们就跃上岸，在沙滩打个滚，摇身一变，成为壮硕的马鹿，跑进浓密的胡杨林。而每逢秋风摇落了树叶，胡杨褪尽夏天华丽的衣衫，马鹿又跑到罗布泊岸边，在沙窝一滚，还原成大鱼，再游到湖泊的深处。

就在返回米兰绿洲的路上，我突然品味出这个传说深刻的意蕴。其实这只是罗布人对罗布荒原环境日益恶化的心理折射。不知不觉间，本是浩瀚无边的罗布泊日见干缩，在其中悠游的大鱼难以存身，连活动都活动不开了。在罗布人想象中，鱼只能以鹿的形体，转至胡杨林中藏身。但如果胡杨和遍地植被也处在了不可遏止的衰颓过程，那么罗布荒原就不再有生物的寄身之地。这是多么浪漫，又多么凄伤的幻觉啊！这是多么紧迫，而又多么漫长的过程！罗布人一旦认识到水陆都不适宜人居住时，那么除了放弃先民发轫之地，还有什么途径能解救自己与族人？

绿洲是中国西部居民的方舟，是人的栖息地。阿不旦成了罗布泊的“弃婴”，罗布沙漠成为生命禁区。而罗布沙漠中原来的一个个繁荣村镇，都成了瀚海沉船。如果有朝一日整个塔里木也变做巨大的“泰坦尼克号”，到那时再弃船逃生，则太迟太迟了。

前方是米兰一抹绿色的林带，身后是沉没百年的罗布人的方舟。它们之间只有不到十个小时的车程，但我恍然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漫长坎坷岁月。

我回首向老阿不旦告别时，看到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绿洲。那是因为我结想成疾而致使时空错位，还是罗布人的精诚感动了上天？此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重返“复活”的老阿不旦时，能够置身于先行者的行列里……

塔里木河的故事

南北朝时期的虔诚释子僧肇在其《物不迁论》中，曾用“野马”形容倏忽来去的气流，这是一个著名的比喻。把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称作“无缰野马”，因其形象生动，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无缰野马”是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组。有句形容世事无定的古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可以借用它来形容塔里木河的变迁，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然而，正是这“无缰野马”为塔里木古老的绿洲写出了一部独特、神秘的文明史。正是它的来去不定，它的喜怒无常，它的丰饶，它的苍莽，它的多情，它的无情，使与它有关的内容，成为19世纪后期以来的西域探险史最扣人心弦的章节之一。而世上第一个追随这“无缰野马”，在广袤冷漠的亚洲腹地进出，而且留下了有关塔里木河全程人文生态完整实录的，便是那个曾在和阗河以西沙漠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1899年的9月10日，重返塔里木的斯文·赫定再次抵达了叶尔羌河畔繁荣的绿洲麦盖提。而上次来麦盖提，是1895年3月19日。那次他就是从麦盖提出发，开始了前往和阗河的“死亡之旅”。这次重返故地，他策划了同样危险的旅行：在“无疆野马”塔里木河上作“处女航”。

赫定这第三次中亚探险，重点是塔里木河以及它的终端湖罗布泊。在瑞典做准备时，他特意从英国订购了充气的折叠橡皮舟。

在麦盖提的叶尔羌河渡口，赫定徘徊了一上午。身临其境，他总算明白了，在“无疆野马”塔里木河的惊涛骇浪里，轻如鹅毛的橡皮舟简直就是便捷的自杀工具。最后他决定：就让那个气派、美观的名牌橡皮舟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行囊中，而另外花费了一个半银元宝，买下麦盖提渡口刚刚下水的平底木船。然后，他又将这近四十英尺长的渡船改造成塔里木人从未见过的、“甲板上有个房子”的科学考察船。赫定是个严谨但并不缺乏想象力的人，他以自己的名字为这“考察船”命名，还特意将“SVEN HEDIN · 1899”字样，用烙铁镌刻在船头的胡杨木板上。三十年后——1929年——赫定的门生贝格曼在塔里木尾间的青格里克，竟见到了这条首航了叶尔羌河—塔里木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船只的残骸，改建为一家打鱼人的茅棚。有“SVEN HEDIN · 1899”字样的胡杨木板，则成了特殊的标识。

9月17日，赫定开始在叶尔羌河—塔里木河顺流而下，漂向神秘的归宿罗布泊。他的船队有三个“稀客”：两只狗和一只家养的大雁。

接近塔里木河时，河面出现了浮冰。早来的寒流，使漂流增添了危险，减缓了速度。10月26日，赫定越过了和阗河汇入塔里木河的三角洲，黄昏时分，初次露营在塔里木河的岸边。

离这个营地一箭之遥，是一群南飞大雁的临时“驿站”。赫定带的那只大雁，是麦盖提牧人从小养熟的，而且已经将翅膀的翎毛剪去。它不能与野生亲族为伍，只是瞪着眼睛望着在河边小憩的旅雁，想弄明白它们的来龙去脉。



第二天清晨，赫定营地升起了炊烟。

临时在河岸宿营的大雁们倏倏起飞，接续起南还的长途。有一只疲弱的大雁滞留在营地，它徘徊迟疑了几个小时，但最终还是在即将来临的严寒驱赶下，腾身飞上云霄，去追逐同伴。赫定的家养大雁见到这最后的“落伍者”终于振翅高飞，竟也情不自禁地张开没有翎毛的双翼，用力扑闪了几下。难道就在这一刻，已经在塔里木落地生根的家养大雁，回忆起了栖身于印度次大陆恒河两岸的杧果树和棕榈浓荫中的美好往日？

这个稍纵即逝的小小插曲，竟使赫定产生了浓郁的乡思。

在路经沙雅格孜库木渡口时，赫定联想到几年前的往事。1896年，他就是从这个渡口越过了冰封的塔里木河，完成了从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壮举。但这次他不能在这儿停留，时近严冬，他必须在河面完全封冻的时刻最终到来前，尽可能地接近罗布泊。

1899年12月17日，赫定彻底结束了塔里木河上的自由漂流。这时河水完全结了冰，他的那个独一无二的“科学考察船”，被死死封冻在塔里木河中、下游之交的英格可力地方。从这个英格可力到达目的地罗布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但赫定毕竟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以大约一千二百公里的航程完成了塔里木河的首次探险考察。

赫定此行对塔里木河的考察与研究，都记录在学术巨著《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一卷《塔里木探秘》之中。近代对塔里木河的探险考察，始于赫定1899年的那次时而诗意盎然、时而惊险万状的漂流。

从那时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其间，中外学者对塔里木河作过艰难而有成效的考察，并载入史册。

二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多次追寻前人的足迹，来到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两岸的许多著名地点，比如尉犁的喀尔曲克、东河滩、卡拉、英格可力，轮台的草湖，沙雅的库木博斯坦、齐满、托依堡、